

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

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中国思想史的上流是儒家思想

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国思想史的上流是儒家思想

中国思想史的上流是儒家思想

中国思想史的上流是儒家思想

肖阳◎编

中国思想发展史

第二卷

研究性学习丛书

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 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不断

发展完善的过程 西主方资 中国思想史的上流是儒家思想

对中国思想发展的意义则 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不断

是儒家思想 在我国古代经历 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不断

中国思想的发展 而其中马克 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不断

的发展史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是儒家思想 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不断

放运动和20世纪的马列主义都影响着中国思想的发展 而其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发展的意义则最为重大 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

远方出版社

研究性学习丛书

中国思想发展史
第二卷

肖 阳 主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宇文晗

研究性学习丛书

中国思想发展史

第二卷

编 著 者	肖 阳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200 千
版 次	2004 年 11 月修订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83—8/G·344
总 定 价	1286.00 元
本册定价	25.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精神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乃至在世界文明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思想认识来源与社会实践,许多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古人当时的思想,应该以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客观评价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读史使人明智,读思想史更是受益非浅,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发扬中国传统思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动力。

本书注重阐明社会进步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默的联系;一方面全面地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不能不做对称比较的研究;同时在其他方面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

以及挖掘出我国数千年来知识宝藏的真面目,进而凭借这一遗产,批判的接受并把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第十一章	思孟学派及其唯心主义的儒学思想……	(1)
第十二章	惠施的相对主义唯心思想 ……………	(54)
第十三章	公孙龙的绝对主义唯心思想 ……………	(78)
第十四章	后期墨家的墨学发展及其唯物 主义思想 ……………	(111)
第十五章	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唯物主义 思想家荀子 ……………	(171)
第十六章	法家的悲剧历史和韩非子的思想 ……	(234)
第十七章	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	(283)



第十一章 思孟学派及其 唯心主义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由孔门的曾子支派到思孟学派的发展

在本书论前期儒家的分化问题时，我们曾将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并提到他们的“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五行思想。这一学派是在“战战兢兢”、“日三省吾身”的曾子自己省察的唯心主义思想中寻得了它的承藉。我们认为，这一线索，对于思、孟学派性的研究，颇关重要。但是，关于曾子的思想及其活动，由于文献不足，前人多未充分注意，兹特详为考辨如下：

大约孔门弟子有前后辈之分。前辈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计有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等人；后辈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计有子游、子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等人。今按韩非子显学篇“儒分为八”之说，其可考者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皆在后辈；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斥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也在后辈。

关于孔子与其前后辈弟子之间以及弟子相互之间的分歧，论语中有不少的记载；而与曾子有关的资料，只有下列两处：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先进）



中国思想发展史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论语所记孔子对及门弟子佳评颇多，而评及曾子的，全书只一"鲁"字；第二，对于别立宗派的子张，曾子宣称"难与并为仁"。这两条资料，虽寥寥数语，但对于探讨曾子思想来说，却是有启示的材料。曾子不仅与子张"难与并为仁"，他与子夏之间，也似有意见上的分歧。礼记檀弓篇说：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拟）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此事亦见于王充论衡祸虚篇，汉时一般学人皆信为实有，似不应因论语不载而断为虚构。又，西河之民拟子夏于孔子，曾子数为三罪之一，此中颇有大可玩味处。

孔子死后，有若、子游亦似各有别立宗派的趋势，曾子亦与他们有意见上的分歧，兹择孟子、礼记二书所载例证如下：

"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



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檀弓)

此中可特别注意的是，曾子对于“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的计划，表示不能同意。

同时，在子夏与子张之间，子游与子夏之间，子张与子游之间，亦均有意见上的分歧(论语子张)。而曾子对于大露头角的同辈，如前所述，则尤为自高位置，不肯下人。凡此种种，一方面可以证明孔子死后，孔门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而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曾子确具有以孔学正传自命的雄心。

曾子对于争取孔子正传，不惟有清醒的自觉，且似有最大决心与最大信心。所以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的作风，大概与子张的堂堂气象相反，而是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子遗规的慎重态度，言必称师，绝不自标宗旨。此点，且不必旁引礼记檀弓祭义等篇，即在论语中也有明证：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同上)

正因曾子以争取孔子正传自任，而不别标宗旨，所以除庄子将曾、史(史鱼)并提而加以批评(骈拇、在宥两篇)以及荀子将曾子看作思、孟的先驱(解蔽篇)外，古人谈先秦思想派别者，如韩非等，皆不曾数及曾子。然古人虽不以曾子为自立宗派的儒家，



中国思想发展史

而事实上,孔子死后,曾子确曾在传述孔学的名义下广收门徒,而形成一有力的儒家支派。其徒有文献可考者,计有孟敬子、阳肤、子襄、沈犹行、公明仪、公明宣(高)、乐正子春、吴起等人;尤可注意者,曾子既为鲁费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见崇于鲁繆,弟子吴起更名显楚、魏,此种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似更足提高曾子学说的重要性,并坚定曾子继承孔子正传的自信心。所以他说: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缩,虽千百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憚乎哉!"(公孙丑下)

第二卷

曾子得孔子正传之说,似由孟子开其端。孟子自述"乃所原则学孔子",但他知与孔子年事不相及,遂援曾子、子思以为中介;今存孟子七篇,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都是赞许推崇之辞,可为明证。孟子外书曾记:

"曼丘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辄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性善辨)"孟子游于莒,有曾子讲堂焉。孟子登堂弹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闻此音也,圣人之徒也。’"(同上)

"乐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子克学于孟子,告之曰:‘昔者圣人之门,颜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赣以智,各以所得闻于天下,传于后世;汝往矣,庶几其有一得乎!’"(孝经)

孟子外书(函海本)四篇系"后人依放而托",自赵岐以来即成为定论;然上引三段,则与今本孟子的宗旨相合。



自孟子推崇曾子以来，曾子在孔门的地位大为增高；到了宋代，不但所谓“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几成定论，而且曾子、思、孟之学有浑成一体之势。兹举程、朱之语为证：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语录）。

“孔门弟子如子贡，后来见识煞高，然终不及曾子‘一唯’之传。此是大体。毕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万仞；观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类。故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永。孟子气象尤可见。”（朱子语类）

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的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理论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但是，为了具体地了解此点，那就必须取得明确的实据。关于曾子思想的资料，汉志著录曾子十八篇，自隋以降即已全部散亡；所谓“曾子作大学”云云，本是公认的宋儒无据之谈；今存阮元的曾子十篇注释，与渭南严氏孝义家塾辑刊的曾子十二篇读本，取材多未足以为信史。所以，我们今日探讨曾子思想，仍不得不以论语为唯一的根据。按论语中有关曾子的共有十六章，除前所引者外，下述各章似可大致看出曾子思想的轮廓：



中国思想发展史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诚），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这里说明，曾子时代（约纪元前五〇五至四三六年）充满着古代社会的危机。

"民散久矣"意味着奴隶逃亡的现象由来已久。在"哀矜而勿喜"一语里，可以看出曾子的政治立场。曾子在挽救这一危机上，提出了他的复活氏族遗制的方案：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曾子曰（今本论语误连于孔子语，兹据清儒考证改正）：‘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第二卷

在国民阶级已经取得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并对于氏族宗法遗制行清算的战国初年，曾子这一方案的提出，无疑是一种没有出路复古悲剧。所以："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笱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这里，曾子是如何地贱视劳动（"鄙倍"）和反对斗争（"暴慢"），而故意张大统治阶级的威仪。且由于没落贵族的自我省悟，使曾子的"死而后已"的"大节"离开了现实性的斗争，而折入于德孝的自我存养与自我省察的内省论一途。例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



伯)

从这种内省论观点出发,客观存在的诸范畴便都失去意义了,只要反求于自我,"反身而诚",则人们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乐莫大焉。所以: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如前所述,自我的"手足"、"容貌"、"颜色"、"辞气"以及内心的"忠"、"信"、"习"等道德意识,既已代替了一切,则"执一"即可以御万。所以: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综上所述,曾子的思想实在不同于孔子,而与子思、孟轲的形而上学思想则駸駸相接。儒家思想的这一变化和曾子在这一变化里的发端地位,前人多未曾注意;独有南宋永嘉学派的巨子叶适,敢于奋其大无畏精神,断然破除了"曾子为孔子正传"的谬说,认为曾子与思、孟学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叶适将曾子与子贡对比,说明曾子以"忠恕"释"一贯",其正确性大可怀疑:

"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



中国思想发展史

第二卷

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习学记言卷十三》）

其次，叶适又旁徵博引，对于后儒以曾子临死亲传孔子之道于人的谬说，提出批评；并指明曾子的学说核心在于“以己形物”，与孔子“一贯”之道不合：“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没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按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未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余以为不能。余岂与曾子辨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学者之患也。”（同上）

在归结点上，叶适指出了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都不合于孔子，认为他们只是在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宗派，并大胆地批



判了此派的唯心主义思想(以孟子为代表):

"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孔子搜补遗文坠典,……有述无作,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孔子歿,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案孔子自'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久',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闕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总述讲学大旨,引自宋元学案之水心学案)

"孟子言……不见诸侯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习学记言卷十四)

"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



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未可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邪正是非，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独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同上）

上引叶适的论断，其价值如何，将于第四卷论宋代思想时详述。现在，我们只说，他所说的“孟子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而皆与孔子思想有异云云，实为不易的至论。明白了此点，就可以知道，荀子一面以孔子正传自命，一面对曾子及子思、孟轲均持批评态度，其中实大有道理。

不过，我们说思、孟的思想出于曾子，只是就其主要的承藉与渊源而言；并不是说在曾子以外不曾接受别家的影响。相反的，如郭沫若所考辨，墨家的宗教思想对于子思的影响，宋钘（铎）、尹文的道家思想对于孟子的影响（见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与宋钘尹文遗著考），以及本书所说墨子的类概念对于孟子的逻辑思想的影响等等，都是无可否认的。这些问题，在分析思、孟的思想内容时，将分别指出；此处仅研究思、孟的学派性，故暂从略。

第二节 思孟学派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

我们已在前面说明，思、孟学说乃渊源于曾子。但曾子之走入内省论一途，只是在“言必称师”的祖述形态上开其端绪。到



了子思、孟轲，就更进一步，完成了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现在，我们便按照荀子的批判程序来说明此点。荀子批判战国诸子，义法颇严；他在儒家传统的立场上，相对地指出了诸子的特点，这和孟子批评他人时所采取的拒斥态度是大有区别的。例如荀子在批判辩者时指出辩者“蔽于辞而不知实”，“甚察而不惠”（王念孙谓“惠”字为“急”字之误）；而孟子对此则只以“淫辞”二字了之。荀子在批判墨子时，指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役夫之道”，“大俭约而僇差等”，这些都是经过比较审慎的分析，而孟子对此则只以“无父”二字了之。“淫辞”、“无父”，实在说明不了他们的特点，反而混乱了他们的学派性。我们知道了荀子批判诸子的谨严态度，也就可以相信他分别儒家派系的正确性。在非十二子篇，荀子对于孔子以后的儒家，把子张、子夏、子游诸氏分在一系，而把子思、孟轲另分在一系，关于后者，他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非十二子）

上面的一段话是荀子对于子思、孟轲学派性的总括说明。在这里问题颇多，今先略论于下：

第一点，毫无问题的是：（1）“材剧志大”正是子思、孟轲的写照。子思以孔子配天，孟子更以自己配天，观其善养“浩然之气”的事天气概，便可明白。（2）“闻见杂博”也是孟子的特点。结合“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一点看来，就知道他的“周室班爵禄”